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三十一

元　王天與　撰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周公作無逸

漢孔氏曰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張氏曰周公之于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益敬則不逸逸則不敬以敬為心則為恭為畏為不暇為克巳尊先王之典彛而享國至于長久以逸為心則為傲慢為耽樂好田獵峻威刑聽小人之邪說而享國不克長久此理之自然者也呂公以敬之說陳于前周公以無逸之說繼于後惟恐其墜文武之業也不如是不足以為周呂呂氏曰此篇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

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忠愛惓惓尤致意于壽夭之際入之者深而開之者至信乎其為百代之元龜也

又曰逸豫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書也鄭氏曰武王克商召公便作旅獒成王既遷商周公便作無逸周召之相君誠不使其君一日得以自肆也○唐孔氏云云說見咸有一德序

無逸

唐孔氏曰無逸亦訓也

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夏氏曰此章言君子無逸小人不知以戒成王○漢孔氏曰嘆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唐孔氏曰君子言其居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鄒氏曰所如王敬作所之所皆止其所之意蔡氏曰小人小民也依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

為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畏天下之飢寒若已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漢孔氏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呂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作勤作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為所如魚之于水獸之于林有不可得離者焉或慕而為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之論也蓋言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于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遂處

安逸興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于深宮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為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也相厥小人以下蓋引閭里近事明之也乃逸者縱逸自恣者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諺常誦于口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于誕安也若非誕安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自以為黠而反以老成為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煽惑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為田舍翁乎

按兩乃逸諸說不同惟呂氏破始勤終怠之說當然細讀經文自無始勤終逸之說大槩君子先知

稼穡之艱難固無逸也假使乃逸如退朝之暇宴息之餘然無逸之心先入為主于此時猶不能忘情小人之依若小人不知稼穡之艱難固常逸也生于豢養一至乃逸則諺也誕也侮父母也有放蕩而不可收拾者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

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夏氏曰此章舉有商之事戒成王○漢孔氏曰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呂氏曰此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歎息而謂之我聞益語其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

則敬而已又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于心流行于天下著見于祲象内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祲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榖之變而脩省此則以天命自度之一端耳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静則悠遠博厚自强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内守而不浮至于檢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方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皆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用與無逸互相發也○漢孔氏曰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高宗為政小大無怨

故亦享國永年眞氏曰篇中兩至于小大恐當作一義此言小大無時或怨下言小大厥心違怨葢皆為民而言吕氏曰高宗未即位之前嘗勞苦于外于是及與小人游處稼穡艱難盡知之矣作起也三年不言葢前日親見其難故不敢易其發也亮陰之制古人皆然至于三年不出一語乃高宗特以自治古人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三年不言臣下想望一言之發而得傅説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是言發之後人情雍和而嘉靖無怨皆可得而見矣嘉靖不徒休息之謂葢禮樂教化蔚然于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景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豈得謂之嘉靖乎無時或怨非特不怨葢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于中宗然言享國五十九年于小大無怨之下葢民氣太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下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漢孔氏曰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在桐三年起就

王位于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于衆民不敢侮慢惸獨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唐孔氏曰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為不義逃于民閒故云久為小人考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也蔡氏曰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記載意謂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協遂以此祖甲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曁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邵子皇極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為

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别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又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明矣

按二說未詳孰是姑並存

○漢孔氏曰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言與小人之子同其弊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夏氏曰自時厥後立王者或自中宗之後或自髙宗之後或自祖甲之後總言自三宗之後也陳氏曰耽者貪欲不移之謂吕氏曰此深警成王耽樂愈深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至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

萬事自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于是此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蘇氏曰令德之主欲其長有天下以庇民仁人之意莫急于此此周公所以身代武王也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為作也然猶有不信者以逸欲為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矣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武帝明皇千一而已豈可望哉飲酖食野葛者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使人主不壽者有五一曰色二曰酒三曰便嬖諂佞四曰臺榭遊觀五曰田獵此五者無逸之所諱也既病其身又困其民民怨咨讟天此最害壽之大者予欲以惡衣食遠女色卑宮室罷遊田夙興勤勞以此五物者為人主永年之藥石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

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夏氏曰此章舉文王之事戒成王○漢孔氏曰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陳氏曰自猶自成自得之自克自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如制忿慾去奢侈皆是畏敬畏也蔡氏曰下文言文王曰柔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漢孔氏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蔡氏曰卑服猶禹之惡衣服○漢孔氏曰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呂氏說徽柔懿

恭見下文陳氏曰懷恤念也○漢孔氏曰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唐孔氏曰昃謂日過中而斜昃也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複語○漢孔氏曰文王不敢樂于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蔡氏曰供貢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陳氏曰受命者諸侯嗣位內受命于先君上受命于天子○呂氏曰商周猶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于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祗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于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于作聖者也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推也文王于衣服自奉之屬

所性不存漠然未嘗留意也則其力果安用哉即于康功以安民即于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于為巳故功全歸于恤民也徽柔柔之徽美也懿恭恭之渊懿也凡人之柔巽謹愿不謂之柔恭不可也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輝大不同矣于民言小者益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懷保猶未周也于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王惠綏之莫不鮮鮮然有生意也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痡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戞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推望道未見之心勤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為矛盾者哉于至勞之中有至逸于至逸之中有至勞也遊田國有常制至于盤于遊田則以是為耽樂固文王之所不為也不曰不為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

遊田之簡可知其用之約既無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于文王者于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叅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于伯主者班班可見此章論文王之家法凡無逸之條目如崇儉素重農畝恤困窮勤政事戒佚遊損橫歛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以此防民猶有妄為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啟人主之好逸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夏氏曰此章又舉紂之事戒成王○漢孔氏曰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夏氏曰嗣王成王也○漢孔氏曰所以無敢過于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蔡氏曰上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惟正之供說見上文○漢孔氏曰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其人則大有過矣蔡氏曰無與毋通皇與遑通○漢孔氏曰以酒為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蔡氏曰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也○呂氏曰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人君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駸駸入于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于觀逸遊田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横歛必先絶横歛之源觀逸遊田者横

斂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横斂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于理財正辭之義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于二日自二日而至于終身不反也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皇暇曰今日耽樂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為無傷逮其既嘗此味則浸深浸溺矣于是又舉紂之惡以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至于為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絶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真氏曰無逸一書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成王知所以法又舉商受俾

成王知所以戒受之惡無所不有而酗于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者必享國而逸欲者必戕生惟其沈湎于酒心志惛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酗酒則不能無逸此周公所以專于陳戒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陳氏曰此章戒成王以聽訓誨○漢孔氏曰嘆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漢孔氏曰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蘇氏曰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古

之人相與訓戒者其言皆切近明白世之所共知者也若曰不殺為仁殺為不仁薄歛為有德厚歛為無道此古今不刋之語先王之正刑也及小人為幻或師申韓之學或誦六經之文其言則曰多殺所以為仁也厚歛所以為德也高臺深池女色遊田皆不害民此理之必不然者而其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多喜之此之謂幻也○漢孔氏曰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陳氏曰先王正刑即無逸所陳者是也至于小大說見上文蔡氏曰厥心違怨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怨之形于外也唐孔氏曰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呂氏曰訓告者以格言訓迪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養之也教誨者教戒誨語譸譸懇惻非特訓告而已也訓告教誨皆見于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于日用

飲食之間功用益相表裏也古之人其德業已巍巍乎其大矣臣猶相與訓告保惠教誨焉況成王沖子可少此乎邪正相為消長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訓誨保養正氣充實邪說何自投其隙故民無敢譸張為幻以亂主聽也人主此其不聽君子之訓則小人乘隙以邪說訓之變亂先王之正法使人主未厭君子之言則小人豈敢遽進其說乎彼固有所窺而動也先王之正法甚便于民甚不便于小人略而言之如嚴名分所以和民則而小人之陵僭者則甚不樂也省刑罰所以重民命而小人之殘酷者則甚不樂也薄賦斂所以厚民生而小人之貪侈者則甚不樂也故小人得志必盡殄滅之而後慊于志民始無所措手足心口交怨矣為人上者至使其民心口交怨則其國亦曰殆哉此周公所以懇懇言之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陳氏曰此章戒成王以處怨詈○漢孔氏曰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漢孔氏曰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蔡氏曰詈罵言也○漢孔氏曰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三山陳氏曰衆人聞怨詈之辭則必含蓄其

怒能不敢含怒則知所以容人其過人遠矣至于不啻不敢含怒則不特能容而已凡怨詈之言皆己之樂聞受我之疢疾不如惡我之藥石○漢孔氏曰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范氏曰明君惟聽正直故讒慝之言不入于耳闇君愛聽讒佞故誑惑之言日至于前○漢孔氏曰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綽其心言含怒蔡氏曰綽大也○漢孔氏曰信讒含怒罰殺無辜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于其身唐孔氏曰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愈甚林氏曰若厲王之監謗秦立誹謗之法也○呂氏曰周公稱三宗文王之哲必以迪哲言之謂允蹈其知而弗去也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謗讟入于耳激于心則平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肆其忿戾無所不至是非能蹈其知也三宗文王則不然其聞怨詈其功益新其心益平斯所以為迪哲也兩

章皆言此厥不聽蓋不聽君子之言乃國家存亡之決也不聽君子之言故小人譸張幻惑百端千緒使之不得不信信則自至于怨怨則自至于虐終之普天同怨無所避之矣此篇始以逸豫為戒終則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是病而所以無逸者亦不過是數者之戒而已故以終無逸之義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漢孔氏曰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蔡氏曰茲指上文而言也此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咨嗟詠嘆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于嗟嘆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成王得無深味于此者哉

○總說一篇大意○蔡氏曰此書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崔植對曰宋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玄宗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以至于敗今願以為元龜真氏曰宋璟手寫為圖以獻可謂有志于正君矣然為人君者必玩而繹之若周公之在前宋璟之在後惕然自省不敢暇逸然後此圖為進德之助不然則視山水之繪其與幾何

尚書纂傳卷三十一

尚書纂傳卷三十二

元　王天與　撰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唐陸氏曰保太保師太師蘇氏曰三公論道左右相任事周名以師保為左右相○蘇氏曰舊說或謂名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方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晏然不自疑當時大臣亦莫之疑非獨名公也今名公復何疑乎然則何為不說也功成身退天之道故伊尹既復政則告歸而周公不歸此召公所以不說

也然名公之不說為周公誅也人臣之常道也周公之不歸為周誅也宗臣之深憂也豈獨欲周公之歸哉葢亦欲退老于厥邑特以周公未歸故不敢也何以知之此書非獨周公自言其當留亦多留名公語以此知名公欲去也蔡氏曰此篇之義獨蘇氏為近之然詳其旨意乃名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

○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君奭

君奭

漢孔氏曰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故以名篇新安王氏曰有國故曰君蔡氏曰君奭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

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陳氏曰此首以天命王業之難保諭留之○若曰說見盤庚○漢孔氏曰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于殷

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廢興之跡亦君所知殷家其始長信于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于不善之故亦君所知弗弔說見大誥蔡氏曰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于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乎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于召公留不留如何也○漢孔氏曰嘆而言曰君已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漢孔氏曰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勸化于我民使無過違之缺陳氏曰尤怨違背也朱子曰諸誥多有長句如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應氏曰惟人者一篇之綱領也○蘇氏曰周公昔嘗告召公曰天其將使周室永孚于休歟抑將出于不祥歟皆未可知也于時召公答曰是在我而已我若能祗上帝

命不敢荒寧則天將永孚于休若其弗念天威及使我民無所尤違則天將終出于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我不去正為此耳故舉其昔言以諭之○漢孔氏曰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蔡氏曰今名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漢孔氏曰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繼先王之大業恭承其明德蔡氏曰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漢孔氏曰在今我小子旦言異於餘臣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蘇氏曰沖子之不正吾亦豈能正之哉獨示之以前人光明之德使不習于

下流其為正也大矣呂氏曰明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承則言其體由施用則言其發玩非克有正之辭則周公退託求助于召公之意可見矣○漢孔氏曰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用令釋廢于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蔡氏曰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呂氏曰天固不可信信文武所以得天者則信天之實也言此以終迪前人光之意○林氏曰周公歷言天命之不可信恐成王之弗克負荷將欲輔成王德以延周家之命則吾二人不可一日去朝廷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呂氏曰此章叙商六臣之烈以勉之○漢孔氏曰巳放桀受命為天子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唐孔氏曰時則有若言當其時有如此之人也○漢孔氏曰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保衡林氏曰太

甲即位始以保衡尊伊尹故于成湯言伊尹于太甲言保衡保衡說見說命下○漢孔氏曰太甲之孫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巫氏陳氏曰湯勝夏之初已有臣扈自湯至太戊一百三十年必二臣而同名張氏曰格于上帝者即乂王家之謂也乂王家者治人事也修人事所以應天心故周公言格于上帝又以乂王家實其說焉○漢孔氏曰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漢孔氏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王氏曰不言傅說而言甘盤者蓋始迪高宗成其德者甘盤也以書考之高宗命說固已大過人矣此甘盤之力也○漢孔氏曰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蘇氏曰陳久也言六臣為政不久則不能保乂有殷也此周公所以久留之意○漢孔氏曰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蘇氏曰殷賢

聖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
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
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于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可得
而聞矣○漢孔氏曰天惟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
姓豐實皆知禮節鄭氏曰純大也陳氏曰純篤至也
實富也○漢孔氏曰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
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王
人説見説命下呂氏曰明恤猶顯比之謂益顯然以
至公撫恤天下在內則逮卑賤之小臣在外則逮蕃
屏之侯甸恩意浹洽公平周溥斯乃所秉之君德也
後世之君私昵小臣優伶僕隸光寵赫奕而偏愛一
國如平王之貳于虢者恤之非不深可謂之明恤乎
唐孔氏曰小臣且憂得人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
得人朝廷思之必矣○漢孔氏曰王猶秉德憂臣況
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
事君臣務德故有事于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

不是而信之蔡氏曰稱舉也亦秉持之義吕氏曰人云者規諫箴誨以治之也六臣上致天休下實民生中成君德又朝夕以道德涵浸薰陶以底于罔不是孚之盛此真大臣之職業也召公不景行行止而遽言退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陳氏曰此承上文言商之興亡以為鑒戒○漢孔氏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吕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前章序成湯伊尹而下君臣各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惟

滅亡之咸曾不賴前人而免焉益見天之無私壽也○漢孔氏曰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呂氏曰命之固不固惟係于召公念之永不永其忍不為此而留哉召公勉留而為周家永久之計則天命必固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否則身與國俱辱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

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耉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陳氏曰此又舉文武之事以留之○漢孔氏曰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于其身蘇氏曰寧王武王也天降割喪文王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也○漢孔氏曰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呂氏曰太和貫古今盈宇宙而不息然紂為天下主戾氣充塞和則懲矣故文王修而復

之益修巳之和而推之諸夏也尚克若望道未之見之心也○漢孔氏曰亦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虢閎虢國叔字文王弟閎氏夭名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漢孔氏曰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于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唐孔氏曰蔑謂精微也蔡氏曰蔑無也呂氏曰文王猶歉然未足復曰人才之少無能往來君民之間以迪導常教于下者故文王自視蔑有少德降于國人賢已衆而視之若寡德已盛而視之若無此乃純亦不已之心也○漢孔氏曰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陳氏曰書文詳畧互相備于殷言純佑命王人罔不秉德故文王止言亦惟純佑秉德文王言時昭迪見冒聞故武王

止言昭惟冒稱德○漢孔氏曰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死故曰四人林氏曰死者稱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世故言尚迪有祿○漢孔氏曰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張氏曰四人在文王時修和有夏在武王時大將天威為將為相無不可者○漢孔氏曰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呂氏曰四人遂顯其君惟覆冒之所及大盡頌武王之德益言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林氏曰文武佐命元功多矣獨稱號叔五人豈其逮事王季遂及武王耶伊尹事湯又事太甲伊陟乃尹子臣扈必湯舊臣巫咸巫賢世為大臣甘盤小乙舊臣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高宗世不及傅說文武世不及太公益謂吾與召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豈可去乎○漢孔氏曰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于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于未在位即政時

汝大無非責我留蔡氏曰浮水曰游呂氏曰下小子指成王〇漢孔氏曰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呂氏曰周方盛隆鳴鳳在郊卷阿之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召公若收斂退藏不勗勉成王所不逮者德遠引不降心屈留則我不能獨保今日之盛在郊之鳳將藏而不鳴矧敢言進此而有所感格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陳氏曰此舉受命之難以留之與首章相應〇漢孔氏曰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于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蔡氏曰茲指上文所言呂氏曰文武受命其休則無疆矣

然后稷公劉以來積累締造亦大艱難也思其休則當有以承之思其艱則當有以保之○漢孔氏曰告君汝謀寛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紛結欲其解紓黥暗汙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没者未甞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名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耳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情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名公義未可去也今乃謀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寛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為久大之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舍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

在亶乘玆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陳氏曰此又舉文武以感動之○漢孔氏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為汝民立中正矣吕氏曰文武布宣其心悉傾倒命汝名公置之輔佐儀刑具瞻俾作汝民之極○漢孔氏曰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于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盛德為我周家大承無窮之憂陳氏曰偶配乘載猶負荷也○蘇氏曰周公與名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布其心腹以命汝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勗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于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言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陳氏曰再舉天命不常之故以留之○漢孔氏曰告汝以我之誠信○漢孔氏曰呼其官而名之勑使能敬以我言視于殷喪亡大否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蔡氏曰大否大亂也真氏曰周公言天威而曰我天威益天在我而不在外此心少有不存則是不念天威矣豈必求之外乎○漢孔氏曰我不信惟若此誥我

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蘇氏曰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二人而已○漢孔氏曰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蘇氏曰汝聞我言而心有合也曰信如我言在我二人然今天方保周家日昌以大我二人能受此福乎德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我二人之德不能勝由此知召公之不悅益以滿溢為憂也○漢孔氏曰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于此道大且是蘇氏曰周公言汝奭以滿溢為憂乎則當求俊民而顯明之他日讓此後人于昌大之時而去未晚也○蘇氏曰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漢孔氏曰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蘇氏曰今日之休未為足也惟至于日月所照莫不祗屬乃已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陳氏曰又舉天意在民之說以留之○漢孔氏曰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于天道加于民應氏曰予不允惟若茲誥予不惠若茲多誥皆謂多言非予心之所誠欲為亦非予心之所善順云耳猶酒誥之予不惟若茲多誥多方之今我曷敢多誥我不惟多誥是也蔡氏曰閔憂也周公謂予惟憂天命之無終及斯民之無頼也韓子云畏天命悲人窮亦此意朱子曰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此未甞不喟然太息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蔡氏曰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漢孔氏曰惟汝所知民德亦

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名公以慎終林氏曰凡民之情一時之從化易終身之從化難善于其始未必保其終也為大臣者維持于其後豈可忽哉此周公留名公欲為圖終之計○漢孔氏曰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蔡氏曰此名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名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其有味于周公之言也夫

尚書纂傳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纂傳卷三十三至三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李錦

尚書纂傳卷三十三　　元　王天與　撰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漢孔氏曰以罪放而卒父卒命子罪不相及呂氏曰叔未沒之前周公之心所謂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者也叔既沒矣于是以其平日友愛之至情不得施于叔者施之于仲也○唐孔氏曰史叙其事作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漢孔氏曰冊書命之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氏曰此史叙作命之意○漢孔氏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呂氏曰冢宰首六卿總百官揔天子之相周公以三公下行相事三公無職六卿則分職三公論道六卿則行道以三公兼六卿同精粗于一體也○羣叔流言說見金縢○漢孔氏曰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霍叔罪輕故退為衆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陳氏曰齒列也不

齒不得與諸侯之列○漢孔氏曰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唐孔氏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謂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以封王之子弟在圻內者冢宰又云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謂立卿兩人是圻內諸侯立二卿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為魯卿士按成王封周公于魯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馬遷謬耳○漢孔氏曰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唐孔氏曰周公因蔡叔至死不赦蔡叔之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之故係之叔卒之後蘇氏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周公之封仲必在叔卒之後葉氏曰乃命諸王請命

于王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夏氏曰此先勉蔡仲率文王以掩蔡叔之過○漢孔氏曰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王若曰說見盤庚○漢孔氏曰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嘆其賢○漢孔氏曰故我命汝為諸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已以敬哉陳氏曰蔡土在周之東封者累土以為疆界之識○漢孔氏曰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為惟忠惟孝真氏曰人子不幸如大禹之承鯀蔡仲之承蔡叔又當思所

以蓋之故治水功成而鯀配夏郊率德改行而蔡叔世祀豈非孝之大乎後世如沈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李義府姦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勁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愆矣○漢孔氏曰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迹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李氏曰邁迹自身迹謂一步之初也一步之初循之以至于遠其始皆自乎吾身有以謹之吾身正則踐履之迹無往不正矣○漢孔氏曰言當循文王之常教以父違命為世戒張氏曰率乃祖之彝訓即率德也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即改行也葉氏曰舜殛鯀興禹今命蔡仲而追尤其父無乃不可乎曰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父子兄弟之間而猶諱焉不敢盡言是愈疏矣周公之待蔡仲親親之道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夏氏曰此下畫一以戒蔡仲○漢孔氏曰天之于人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佐之民心于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之○漢孔氏曰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蔡氏曰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為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有可為之惡○呂氏曰處安樂者病于肆處憂患者病

于拘肆者固當謹拘者要不可不開廣之也仲遭父之變動心忍性雖克庸祗德豈無或過於拘者乎故言天人無適無莫之理以開廣之仲無以父之惡得罪于天人而自沮也進德布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又以善惡殊塗同歸之理以開廣之也博觀萬善隨其時義奚獨率于文王並戒萬惡絶其本根奚獨改于蔡叔所以進之者洪矣○漢孔氏曰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薛氏曰爾其戒哉欲其警懼之心克存則初終之際無忽也張氏曰不惟厥終則至困窮困猶有時通窮則無復通也吕氏曰語以謹始而復授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漢孔氏曰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吕氏曰此告以諸侯之職也勉其所當為之績欲其

無邀功生事也睦其四鄰之國欲其無結怨起隙也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諸侯之職畢矣觀策戒蔡仲之辭則周家所以示德意于諸侯安靜鎮定之規模可槩見矣○漢孔氏曰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呂氏曰隨時隨事莫不有中率皆由于中則無過不及之失也舊章葢文武典憲布在侯邦者所當謹守不可作聰明以變亂之大抵舊章平實久大例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焉○漢孔氏曰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蔡氏曰詳審也側言一偏之言也呂氏曰聽覽不貴于速而貴于詳迎刃立決顧盼生風似若可喜然忽略疎快動皆愆尤凡讒說姦言何嘗不乘其勿遽之時而入乎惟詳其視聽則安徐審訂側媚之言無自而進

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漢孔氏曰嘆而勑之呂氏曰仲豈荒棄王命者地之遠時之久敬忒有時而替故于終復戒之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漢孔氏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呂氏曰大誥已叙淮夷之叛矣此序復言東伐淮夷是再叛也多士已言昔朕來自奄矣此序復言遂踐奄是亦再叛也孟子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武王之時既用師矣至是蓋三加兵于奄也踐滅之之謂也○漢孔氏曰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漢孔氏曰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于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唐孔氏曰左傳晏子云古之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謂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蔡氏曰史記作亳姑○漢孔氏曰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作册書告令之亡呂氏曰將遷而告召公有以見周公于軍國大議未嘗敢專非惟善處同列葢股肱心膂自應一體也

尚書纂傳卷三十三

尚書纂傳卷三十四

元　王天與　撰

多方第二十　　周書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漢孔氏曰伐奄歸宗周說見名誥○漢孔氏曰誥以禍福○唐孔氏曰史叙其事作多方○蘇氏曰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名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商民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嘗怪周取商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商之難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既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

繼撫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呂氏曰多方與多士辭指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告新民者也故其辭視多方為略多方既踐奄而徧告庶邦者也故其辭視

多士為詳

多方

唐孔氏曰多方亦誥也

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夏氏曰此史敘作多方之由○漢孔氏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

京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

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此章引夏商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漢孔氏曰周公以王命告四方稱周公以别王自告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命誥終于此篇故發例

于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猷說見大誥○漢孔氏曰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下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降命說見多士呂氏曰所主在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尹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漢孔氏曰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蔡氏曰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而自厎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益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漢孔氏曰惟天下至戒于夏以譴告之陳氏曰惟帝降格于夏與多士惟帝降格同言上帝本降格于夏而夏自不能承之也○漢孔氏曰有夏桀大其逸豫不肯憂言于民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于天之道桀之惡乃汝所聞呂氏曰桀方且大其逸豫雖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憂民之實乎方且大縱

淫昏天理曾無暫開之時凡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斯人者勸則孜孜勉勉之謂雖閭巷之人豈無人欲少醒耳目清明之頃乎惟其介然之蹊旋即堙塞所以泯然衆人也至于桀則終日昏酣未嘗知警天理幾乎息矣○漢孔氏曰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于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葉氏曰古者治獄以付罪為麗秋官自鄉士至方士皆稱各麗其法以議獄訟而後上之士師開者猶言有所赦宥謂桀不能赦民之附法也

按以此章降罰劓割及下文叙湯刑罰襯之葉氏說麗字為當但開字宜如下文蘇氏訓明如苗民罔察于獄之麗也百為大不克開亦謂凡事皆不明察不特此一事

○漢孔氏曰桀乃大下罰于民重亂有夏呂氏曰甲始也原其亂因蓋始于内亂末喜之嬖是也蠱其心

敗其家然後流毒于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漢孔氏曰言桀不能善奉于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于治民蔡氏曰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于恭而大寛裕其民○漢孔氏曰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懫而逆命于是桀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鄭氏曰叨與饕同貪也懫與懥同忿也李氏曰春秋傳謂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劓割夏邑則視民如傷之心無復存以民為土芥而已○漢孔氏曰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命于成湯使王天下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漢孔氏曰命湯刑絶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陳氏曰天之佑湯必曰純佑命天之不畀夏必曰不畀純則純者極至之辭○漢孔氏曰

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李氏曰民之于君以義合者也桀為無道得罪于天使爾多方之義民不得久服事夏不克永于多享豈非斯民本義桀以不義臨之而至此○漢孔氏曰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已者○漢孔氏曰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于民至于百端所為言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蘇氏曰開明也蔡氏曰凡百所為無一能開開即上文開于民麗之開○漢孔氏曰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漢孔氏曰湯慎其施政于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麗説見上文張氏曰桀用刑而民怨湯用刑而民勸益其用刑同而心異也○漢孔氏曰言自湯至于帝乙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明德慎罰説見康誥○漢孔氏曰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絶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

縱亦能用勸善要囚説見康誥吕氏曰赦而民勸可也刑使民畏耳亦克用勸則有默行于赦刑之間矣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動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漢孔氏曰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戮之吕氏曰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憫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業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

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
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
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
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
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
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

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夏氏曰此章申言夏殷之事我周之事而詳諭之○漢孔氏曰嘆而告汝衆方唐孔氏曰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周公先自嘆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呂氏曰入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于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葢有

竊之為口實矣故于周公誥命之終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漢孔氏曰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漢孔氏曰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蔡氏曰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安圖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同義○漢孔氏曰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呂氏曰集積集之集享享國之享治世之政積其所以興所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亡所謂不集于享也桀圖其政不集其享而集其亡故天降是喪亡于夏陳氏曰閒代也天使足以有邦者代之○漢孔氏曰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謀其政不潔進于善故天惟下是喪亡蔡氏曰蠲潔也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故天降是喪亡于殷○漢孔氏曰惟聖人無念于善則

為狂人惟狂人能念于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呂氏曰聖者通明之稱雖曰通明不念則狂狂雖曰狂惑克念則通其機特在念不念間耳蔡氏曰或曰狂而克念果可以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嚮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于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于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漢孔氏曰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呂氏曰周公知天未絶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蓋我之未忍民之未厭即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為一動靜久速極于明著故數其年而謂之五此聖人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亦末矣○漢孔氏曰天惟求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蔡氏曰天

于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祲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漢孔氏曰惟我周王善奉于衆吕氏曰前論夏之亡必曰不克靈承于旅此論文武之興亦惟曰靈承于旅民承君者也君于民衆亦謂之承者民可近不可下也承而謂之靈者文武之于衆承接撫循馳騁乎其善也○漢孔氏曰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吕氏曰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德之重舉者莫能勝也文武之于德實能勝而用之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于天下者惟力薄而奪于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者非有真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陳氏曰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主有以主之也○漢孔氏曰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吕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

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得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靜欲何為耶明指天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于是○漢孔氏曰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降命說見多士○漢孔氏曰汝何不以誠信行寛裕之道于汝衆方呂氏曰惟詐故迫惟忱故裕險詐者躁擾而不安其位所以迫也忱信者平寛而不願乎其外所以裕也苟知其所謂忱裕者則于爾多方自有樂地豈至于行險僥倖哉○漢孔氏曰汝何不近大見治于我周王以事天之命而為不安乎蔡氏曰夾夾輔之夾介賔介之介陳氏曰爾何不夾輔我介助我入治我周王以奉天之命乎○漢孔氏曰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

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唐孔氏曰治田謂之畋吕氏曰爾前日之叛當瀦其宅收其田今爾尚得居爾宅畋爾田爾何不思我周之大造惠順王室以熙天之命乎○蔡氏曰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漢孔氏曰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陳氏曰爾受我導迪屢矣乃猶不静由爾心未知自愛而然吕氏曰使他人言其惡將不勝怒矣周公乃謂爾心未愛深加憫惻天地父母之心也○漢孔氏曰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陳氏曰自亂綱常圖欲人信以為正此言四國從殷叛以求興復自以為義也○蔡氏曰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漢孔氏曰我惟汝如是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吕氏曰如大誥多士之訓如東征踐奄之師○漢孔氏曰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静之事○漢孔氏曰汝其

有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殛之呂氏曰若猶不知省不用我降肎爾命則將大罰以誅之不可望如前日之恩貸○漢孔氏曰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呂氏曰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商人不省巳之屢叛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討伐遷徙為不康寧故提而告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

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吕氏曰此章勸之以賞○漢孔氏曰王嘆而告汝衆方與殷多士監謂成周之監吕氏曰告殷多士足矣而復及于所有四方多士者葢欲天下知監商之本末也監葢王命監成周之新民者如周公君陳之職是也諸侯之于民有君道焉故曰臣我監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舉其親于民也夏氏曰爾多士自周公東征之後奔走臣服于我所立之監今已五年矣葢周公攝政首年東征東征三年而歸周公攝政凡七年自三年東方之亂既定今是成王即政之明年是五年也林氏曰不稱年而稱祀者告殷民故也○漢孔氏曰于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林氏曰胥伯小大多正乃多士之表率故欲

其守法度○漢孔氏曰小大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呂氏曰此告胥伯多正以商民自作不和與其室不睦者爾惟悉心而和調之再言爾惟和哉者勉之以勞來不忘也爾新邑既皆和調驩然有恩以相愛藹然有文以相接教化能明爾始不負其職而可謂之克勤乃事矣○漢孔氏曰汝庶幾不自忌入于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陳氏曰凶德即不和不睦者呂氏曰舊染汙俗凶德為多爾庶幾寬綽厥心不忌疾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居爾位以臨之則有孚顒若凶德將潛消于觀感之際矣○漢孔氏曰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夏氏曰能閱視汝之邑而謀所介助于王室爾乃自是洛邑庶幾永久力畋爾田謂長保其祿也陳氏曰人臣土田各自有等農為之畋其田而已長享

其禄即所謂尚永力畋爾田○漢孔氏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應氏曰夾介謀介則下之交賛乎上大介賚爾則上之佑助乎下○漢孔氏曰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夏氏曰服列于大僚謂不特食邑于成周而已吕氏曰多士述商民怨周之辭如此周公既以大義裁之此篇復以為勸何也爵位者上之所命非下之所可干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勵之具也二篇予奪不同可以見周公闔闢之大用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呂氏曰此章復董之以威○漢孔氏曰王嘆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于汝祚矣呂氏曰下之奉上曰享爾多士苟不能相勸以信我之誥爾則惟不能享上王氏曰士治民也多士不克享則凡民視傚亦惟曰不享矣○漢孔氏曰若爾乃為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鄭氏曰探取也○呂氏曰後世或以刑賞為霸政非王者之事今觀周公之待多方先之以介賚賞後之以離逖之刑申勑明著炳如丹青周公豈亦霸者乎然則果何以為王霸之辨也曰周公之所介賚天之所畀矜也周公之所離逖天之所罰也而周公何與于其閒哉其視霸者區區信必邀民以利驅民以害者大不侔矣然則王者之賞罰天也霸者之賞罰人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陳氏曰末章申結一篇之意○漢孔氏曰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三山陳氏曰命天命也多言以誥非我本意惟敬告爾以天命周之得天下皆天命而汝不知故此篇言天命尤詳○漢孔氏曰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呂氏曰史官特書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煜然而溢于簡冊也時惟爾初者言前日懲尤一皆洗滌咸與維新是乃汝之初自此可以洗心為善矣苟不能敬于輯睦和平之道猶復乖亂則自底誅伐無我怨也其意亦懇切矣商民與紂同惡武王克商之時是一初也

不能更始而為三監之亂既失此初矣周公遷洛是又一初也復迪屢不靜則又失此初矣今多方之誥復與之更始是又一初也若又失此初則真無可言者彼雖頑冥苟非木石寧有不動者哉

尚書纂傳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三十五

元 王天與 撰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周公作立政

漢孔氏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故以立政為戒呂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唐孔氏云云說見咸有一德序

立政

陳氏曰取篇內立政二字為名孫氏曰立政在于任賢故皆以任官得人為言葛氏曰此誥體也○蔡氏

曰今文古
文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

張氏曰此章首言小大近臣所關甚重○漢孔氏曰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為王矣唐孔氏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名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名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王肅以為于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贊羣臣之辭林氏曰嗣天子嗣世為天子也繼天作子謂之天子君臨天下謂之王○漢孔氏曰周公用

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蘇氏曰王左右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此三事之外則有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此褻御也非獨三事當擇人此褻御者亦當擇人呂氏曰常伯常任準人即下文所謂三宅三事既以文意考之固知其任大體重然他書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歟綴衣虎賁于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要之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共役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雖有間然職重者有安危之倚職親者有染習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漢孔氏曰嘆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呂氏曰常伯常任準人之官豈徒高位重祿而已彌綸康濟其職益甚休也綴衣虎賁之官豈直顒指氣使而已薰陶移養其職益甚休

也其職之休如此其可恬不加恤使非其人處之乎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呂氏曰周公既嘆知恤者鮮復歷舉知恤者以告首論夏之興亡○漢孔氏曰古之人道惟有夏之時唐孔氏曰室猶家也呂氏曰求賢任官世主曷嘗不誦此語然名為之非實蹈之也古之人允蹈乎此者惟有夏也蘇氏曰競彊也夏后之世王室所以大彊者以求賢為事天之實也葉氏曰夏商周或言尊上帝

或言丕釐上帝之耿命或言敬事上帝一也○漢孔氏曰九德臯陶所謀陳氏曰恂信也呂氏曰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知之深則信之篤也自臯陶以九德授禹夏之先后世守之以為知人之法○漢孔氏曰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呂氏曰夏臣見其君如此乃敢告教以圖任之要始焉拜手稽首而曰后矣者敬告以為君之難也終焉歷敘事牧準而曰茲惟后矣者申告以為君之實也事牧準即常伯常任準人為治之體統係焉宅是三者人君之事畢矣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略同然則以圖任三宅為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漢孔氏曰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陳氏曰訓順也宅人之要必謀以詢于人面以審于己用其大順于德者乃可宅

人吴氏曰彼夏之三宅皆用有德此乃三宅曾無義民謂皆不義之人指桀言也○漢孔氏曰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絶世無後吕氏曰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任用往惟俊德是任故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故絶世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呂氏曰又言商之興亡亦本于用人○漢孔氏曰亦于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陳氏曰于夏言迪惟故于湯言亦越謂與夏同也耿光明也呂氏曰凡典禮命討昭著于天下者皆上帝之光命也成湯升陟王位而大治之使章條炳蔚所謂丕釐也○王氏曰三宅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呂氏曰湯所以大治之者豈一手足之力哉亦曰圖任三宅三俊而已所用之三宅實能就其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三俊他日次補三宅者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者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高帝儲參陵平勃于身後迄能定再世之亂諸葛亮儲琬禕允維于身後亦能持循十數年況三代所以為社稷長慮者股肱腹心之任固宜豫求其繼也○呂氏曰嚴敬賢者一話言一舉措惟大法式之故能用三宅三俊而俾之自竭所謂學伊尹而後臣之亦其一事也

○漢孔氏曰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呂氏曰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織向之協則純之至也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漢孔氏曰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為威虐乃惟衆習為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王氏曰桀紂所用非人皆本于躬有邪德故周公言桀紂必曰桀德受德呂氏曰羞刑者進任刑戮者也庶習者備諸衆醜者也唐孔氏曰暴德以暴虐為德逸德以過惡為德與暴德同國與惡德同政其事一也異其文耳○漢孔氏曰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呂氏曰欽者天之理紂之干罰背此理者也周之有夏順此理者也非有罰之者而罰至于亡國非有使之者而使其有夏是所謂天理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
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
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
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
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呂氏曰又言文武所以得人○漢孔氏曰亦于文武之道大行陳氏曰亦越言文武亦如湯也克知實能知之非疑似之知灼見灼然見之非髣髴之見克知灼見互文也呂氏曰文武之知三宅三俊皆曰心者蓋君臣之相與萬化之原也苟貌親口惠相期于肝膈之外則既無其本矣○漢孔氏曰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呂氏曰夏曰尊上帝商曰丕釐上帝周曰敬事上帝事天以人三代所共也唐孔氏曰下句立政以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君此立民長伯主為諸侯文王未得封建其建諸侯謂武王時耳孫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漢孔氏曰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張氏曰所謂立政豈無紀綱賞罰豈無典章文物周公乃無一言及之獨曰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而已蘇氏曰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

常伯也此三事皆大臣也○漢孔氏曰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虎賁綴衣說見上文唐孔氏曰周禮趣馬為校人屬官馬一十二疋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漢孔氏曰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蔡氏曰攜僕謂寺人内小臣等也新安王氏曰凡治事曰百司凡掌財曰庶府王氏曰百司若司裘司服之類庶府若泉府玉府之類○漢孔氏曰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唐孔氏曰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内大夫士及邑宰之屬都邑之屬官謂之小長周官大宰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長謂公卿兩謂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陳氏曰周禮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註小都卿之采邑大都公之采邑王子弟之食邑今止言大都舉其重也

蘇氏曰藝人執伎以事上者表外也有兩百司此其外者吕氏曰表對裏之辭上文百司内百司若内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外百司若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漢孔氏曰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唐孔氏曰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所掌事重故特言之○漢孔氏曰尹伯長官大夫唐孔氏曰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為史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皆是○吕氏曰三宅立政之本也凡官吏皆在内外百司之中至于特見其名者則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從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其或興淫巧機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圻不與百司之數者也○蔡氏曰既歷序數職而總之曰庶常吉士言在文武之庭無非常人吉士也吕氏曰長短雖不齊要皆良善之人不容一憸刻傾險者

投其間此文武所以立周家忠厚之治體也〇漢孔氏曰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代紂時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說見牧誓〇漢孔氏曰蠻夷微盧之衆師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唐孔氏曰牧誓有微盧此言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衆也三亳鄭云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皇甫謐云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未知誰是此經阪下言尹則夷微以下一尹總之林氏曰尹言夷微盧之衆及三亳之地與夫阪險之地為之尹長者〇呂氏曰司徒以下惟列官名而無他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〇漢孔氏曰文王惟其能居心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真氏曰文王之宅厥心即禹所謂安汝止不言克宅厥心而言克厥宅心者猶皐陶不曰慎修厥身而曰慎厥身修也蔡氏曰文王惟能其三宅之

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皆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因上文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漢孔氏曰文王無所兼知于毁譽衆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亦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于任賢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于此委任賢能而已呂氏曰凡奏請詞訟所謂庶言凡刑辟訊鞫所謂庶獄凡事皆當謹戒所謂庶慎蔡氏曰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訓勑其用命及違命者而已呂氏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者申言之也不曰罔知于兹而曰罔敢知于兹者徒言罔知是老莊之無為也惟能罔敢知然後見文王之敬畏思不出其位之意○漢孔氏曰亦于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以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蔡氏曰義德義德之人

容德容德之人益義德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呂氏曰文武如此宜並受丕丕之基建八百年

盛大之業也

按蔡氏以宅心為三宅則一篇之中宅字始協常事司牧人一句蔡說為當常事即宅事司牧人即宅牧不言準人以下文見也庶言庶獄庶慎意皆從準人刑獄上說庶言呂氏以為奏請詞訟近之庶獄要囚訊鞫時庶慎如下文茲式有慎列用中罰益罪定用法時尤須慎之也此言罔兼庶言庶獄庶慎已而去其一言罔敢知庶獄庶慎及告成王勿誤庶獄庶慎已而又去其一獨言勿誤于庶獄益庶言庶獄庶慎皆是說刑獄或去其一或去其二省文也有司牧夫蔡氏指為牧人尤當此數

語說準說牧而不及事亦省文也大槩立政以用人為重用人以三宅為重此章先言事牧而不及準繼言準牧而不及事雖參差不齊而三宅槩然其間矣至于義德容德則蔡氏之說尤當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陳氏曰此下三節三以孺子王矣發之所以戒成王〇漢孔氏曰嘆稚子今已為王矣〇唐孔氏曰自此以下言繼自今者凡四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張氏曰繼自今立

政惟曰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而已知三宅之心見三俊之心即是立政呂氏曰物莫不有所順水順乎下火順乎上益有湮之而不下鬱之而不上者矣然終非其所順也人之于善豈無飾其外而勉為者茍明知其所順則君子小人不得而遁矣○漢孔氏曰則乃大使治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陳氏曰使之治事使之相民使之和庶獄庶慎而又勿以小人間之此任人之要也王氏曰受民者王者之得民上受之于天下受之于先王鄭氏曰間貳也○漢孔氏曰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王氏曰話即言也謂一話一言無不在賢者也張氏曰言夏曰尊上帝言商曰丕釐上帝言文武曰敬事上帝至于誨成王止言乂我受民能治民即能事天也陳氏曰相民謂佑助之乂民謂理治之互相備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漢孔氏曰嘆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蔡氏曰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于人者○漢孔氏曰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蔡氏曰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呂氏曰簡畀正人付之獄慎使之以正法斷

刑所謂正是乂之也勿誤者言其敬之之心正者言其治之之體○漢孔氏曰言用古商湯亦于我周文王蔡氏曰又言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所以立政用三宅之道繹如繹絲謂窮其端緒也吕氏曰克宅之則人與位俱稱克繹之則表與裏相符繹者由其言而繹其心也由其才而繹其德也由其發舒于當時而繹其持久于歲晏者果何如也審如是然後俾之為治既俾之為治則一聽其所為矣○漢孔氏曰國則罔有立政用憸利之人憸人不順于德是使其君無顯明在其世吕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于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于晻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漢孔氏曰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蘇氏曰勱勉也吕氏曰文武百官既庶常吉士周公復言其惟吉士同時名公進戒歌吉士者亦至再焉穆王之世周道衰矣其命伯冏吉士猶在口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于吉士一代

之治體益可識矣小人而謂之憸人者形容其沾沾
便捷之情狀斯益吉士之反國家之所嚴惡者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漢孔氏曰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呂氏曰
復呼成王而告以獄之重也獄何為而重也民命所
係亦國命所係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
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冝周公獨言而獨戒之有
司牧夫說見上文○漢孔氏曰其當能治汝戎服兵
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陳氏曰詰治也如

數軍實練材勇講武習戰之類○漢孔氏曰海表蠻夷戎狄無有不服化者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呂氏曰兵者刑之大也既言庶獄而遂繼以治兵之戒焉繼世之君多耽于逸樂弛備忘戰而墮祖宗之業故戒其必能詰治戎兵綿發大禹九州之舊迹有截其所嚴正方整行于天下以震耀文武之光烈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之墮偷操握其衆而不使之扞格推過其姦而不使之覬覦誠保位之良圖也或謂此言得無起人主喜兵之患乎曰周公詰戎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也庶獄尚恐其誤況戎兵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舉詰爾戎兵之制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漢孔氏曰其惟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呂氏曰常人有德之人與吉士異名同實者也其于國也若食之穀粟衣之桑麻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例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于頰舌之間故世主惑于

取舍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慨嘆而致意于卒章也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蔡氏曰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漢孔氏曰併告太史○漢孔氏曰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于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真氏曰式敬由獄蘇公所以永王國虐用五刑苗民所以絶厥世○漢孔氏曰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氏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之言例也以舊事為比而用其輕重之中也呼太史而告之者欲書之于史以為後世法者也

尚書纂傳卷三十五